

11

丈夫升迁



作者 徐向林

关婉馨趁着张鹏程的开心劲儿，巧妙地向他提出刘远征的升迁问题。张鹏程二话不说，坐在床上就给城管局的局长和市委组织的陈部长打电话。他用左手拿着手机，右手顺势把关婉馨揽到自己怀里，抚弄着她的秀发。由于挨得近，对方的声音关婉馨听得一清二楚，他们一个个都打了包票。事情如此顺利地就解决了，关婉馨心满意足，同时更感到了权力的魔力……

一阵电话铃声，打断了关婉馨的回味。电话是姚晓晨打来的：“你在哪儿？我马上就要见你。”听她的口气，好像出了多大的事，关婉馨心一悬：该不会自己与张鹏程偷情的事被姚晓晨发现了？

等到与姚晓晨见面后，听了姚晓晨竹筒倒豆子般的叙述，关婉馨的心才放了下来。原来，姚晓晨碰到一个难题，市委宣传部一位主管广电的副部长看上了姚晓晨，给姚晓晨发了不少暧昧的短信，姚晓晨吓得不敢回。这不，她找关婉馨帮她拿主意。

“这还不简单，傍上大树好乘凉呗，应了他就是，不是有个段子说‘投资小、见效快，固定资产随身带，交易完了货还在，买卖双方都愉快’嘛。”

“你出的啥馊主意？！你好像是情场老手似的，当心我给你家老刘告密啊。你不是说我是‘女版王宝强’吗，我宁可工作不干了，我也不会答应他的无耻要求，做他的情人，他做梦！在我眼里，情人跟妓女没啥分别，见光就死！”

关婉馨没想到平常嘻嘻哈哈的姚晓晨竟这么偏执，她觉察到姚晓晨话中的火药味，就敷衍了几句，最后简直就是落荒而逃。回到家后，刘远征正在灶台前炒菜，看到关婉馨，高兴地说：“今

天晚上我做几个拿手菜，你就等着吧！”

关婉馨知道他的副局长有眉目了，肯定是城管局长找他谈话透了底，但她却装茫然不解的样子问：“远征，你今天拣到啥宝贝疙瘩啦，这么兴奋？”

刘远征喜滋滋地说：“报告老婆大人，在下的副局长获批了，今天局党组正式找我谈话了，明天组织部就行文下来。”

“真的吗？太好了！”关婉馨索性装到底，还扑到刘远征的身边，在他脸上亲了两口，把刘远征乐得更是眉开眼笑。

这厢刘远征庆祝着自己的高升，那厢姚晓晨却真的下了岗，祸根当然出在那位副部长身上。姚晓晨自己拿定了主意，态度强硬地回了电话，惹得那位副部长大怒，给广电局施压，最终找了个茬儿将她从“爱之经纬”栏目拿下，待岗处理。

下岗的那天，姚晓晨本打算跳将出来，找那个副部长讨说法，可惜的是先前气愤之下，她把副部长发给她的暧昧短信删除了，没有证据，找上门去，只能自讨苦吃，再说胳膊能扭得过大腿吗？姚晓晨只得打落门牙往肚里咽。

姚晓晨的遭遇引起了关婉馨的不平，两人毕竟是闺蜜，姚晓晨落难，关婉馨当然不能坐视不管。她将姚晓晨约到天祺茶社，先是安抚了姚晓晨一通，而后话锋一转道：“姚晓晨，你要上岗也很容易，我找朋友帮你疏通一下即可。”

“你是说张鹏程？”姚晓晨的眼睛专注地看着关婉馨问。

关婉馨躲闪着姚晓晨的目光，道：“找谁你别管，只要能帮你上岗就行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说的朋友肯定是张鹏程。关婉馨，咱们相处了这么长时间，虽然你从来没在我面前透露出你与张鹏程的关系，但我是谁，我是青州电视台出色的记者啊，是青州消息灵通人士，你与他的交往，瞒得住别人，还能瞒得了我？！你跟我说老实话，你与张鹏程究竟到了哪一层？”

姚晓晨的一番话吓得关婉馨冷汗涔涔，她真后悔自己多事，这不是搬起砖头往自己脚上砸吗？姚晓晨的眼光何等厉害，从关婉馨不自然的神色中，已猜出了七八成，她反过来劝关婉馨道：“婉馨，我为什么打死了都不做小三，就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小三能善终，你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，如果再发展下去，那后果就难以预料了。”

关婉馨还是死扛着，坚决不认账。她与姚晓晨是无话不谈的朋友，甚至连与刘远征怎么亲热的事也能拿出来跟姚晓晨说，但与张鹏程的关系却坚决不能说。

风语

52



作者 麦家

就在这时，山下突然传来空袭警报声。月光虽好，但毕竟是夜晚，在陆所长的记忆里，这是第一次在夜间拉响空袭警报。他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匆匆赶下山去。上车前他拥抱了教授，并把身上的一包烟送给他，叫他晚上就呆在山下，别下去。鬼知道又有什么名堂，万一真有轰炸呢，山上总比山下安全。”他这么对教授说时，根本没料到山下被服厂那边的安全已经出了大问题。

当陆所长赶到被服厂时，轰炸已经结束，偌大的厂区成了一片火海，到处都在熊熊燃烧，轰然坍塌，滚滚浓烟和飞扬的尘灰拉成一张巨大的天幕，密不透光，把皎皎月光阻挡在天外。这是一道黑色的屏障，把被服厂的天和地、生和死、过去和现在彻底隔开了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陆所长一直立在尸阵前，默默地看着，因过度的悲伤看上去像无动于衷。当看到石老板的尸体被抬出来时，他终于忍无可忍，崩溃了，那撕心裂肺的悲恸，那长嘶鸣般的哭声，那汹涌澎湃的泪水，把滚滚浓烟都震颤、打湿了，变得摇曳而凄迷了。

西郊又迎来了它新的一天。

晨光能扫走黑暗，却扫不走人们心底的恐惧与悲伤。在初升的朝阳的映照下，被炸成焦土的被服厂的悲惨景象，更是让人触目惊心——救援人员已从废墟里挖掘出100多具尸体，大多肢残臂断，血肉模糊，有的甚至连脑袋或下肢都被炸飞了，仅剩胸腔部分，血淋淋地摆放在瓦砾遍布的空地上。这次轰炸，炸毁房屋上万平方米，炸死军民127人，多为被服厂员工和家属。厂长石永伟一家三口无一幸免。老孙的部下小林也被炸弹炸飞了，除了找到他脚上穿的那双皮鞋外，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找着。除了小林外，黑室还有3员战士遇难。

老孙和小周也受了伤：小周被一块炸飞的瓦片击中头部，老孙的脖子则被飞来的弹片划伤。他们头上和脖子上裹着白纱布，正从医院出来，看见陆所长垂头丧气地立在风中，好像在等他们——其实他是在等车。

老孙看所长要乘车走，追上去问：“你去哪里？”

“我还能去哪里？杜先生那儿。”陆所长知道，这一切都是由于他对敌情判断有误差造成的，他必须马上去向首座去汇报、认错，去迟了，错上加错，罪加一等。

他迟缓而无语地上了车，像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行将就木的垂垂老者，只剩一身空洞、沉重的皮囊。

杜先生一向儒雅，有大将风度，极少对人发火，可今天他一见陆所长，就禁不住怒火冲天，拍着桌子吼道：“陆从骏！你都给我干了些什么？我完全可以叫人枪

毙你！就是为了给萨根下个套，居然惹出这么大一堆事来，毁了一个军工厂，还死了那么多人，而且大都是无辜的平民百姓啊！我不枪毙你，那些死者的亡灵也放不过你！”

陆所长垂头立着，任其谩骂。杜先生接着骂：“更荒唐的是，你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，竟还一无所获，萨根照样逍遥自在，我们照样奈何不了他。说，你还有什么高招可以治他，不要出馊主意，搞什么暗杀活动，你想杀他不如先杀我。告诉你，他必须活着，但同时又必须给我滚蛋，滚回美国去！”

此刻他哪有什么高招，还没有完全从噩梦中回过神来。陆所长呆呆地立着。杜先生恨恨地瞪他一眼：“没有现成的就回去想，我不想看见自己像个暴徒一样大发雷霆。”

陆所长一个立正，敬礼告别。杜先生指着他鼻尖警告他：“记着，我不是不处罚你，是暂时将头搁放在你脖子上，要是再完不成任务，我就摘了你的脑袋！”

脖子上不觉嗖嗖地掠过一缕凉气，直到回到自己的车子里，陆所长才渐渐缓过气来，抚摸着凉飕飕的脖子，瘫靠在椅子上，他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助与悲哀。

老孙是忠诚的，一直在办公室惶惶不安地等所长回来，同时又挖空心思在想，如何才能力挽狂澜，将功赎罪。

“杜先生怎么说？”

“还能怎么说？没枪毙我就算烧高香了。”

“下一步怎么办，那些人抓不抓？”

“抓谁？”

“粮店那帮家伙，我的人已经守了整整一夜，还等着你下命令呢。”

副刊

电话：65233688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洛阳人，看洛阳手机报

洛阳手机报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，总量占到了60%以上

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
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712 到 10655885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

